

三
國
志

一
七

蘇子瞻
PDG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劉繇傳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

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

經傳傳李君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殿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

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

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間寵遷

相率共送寵入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

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黃道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勩力來送寵謝之為

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无重寶器恒菲飲食

薄衣服敝重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

侍中兗州刺史

續漢書曰繇父興一名方山陽太守岱山繇比皆有雋才 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

以虛已受人繇十九從父避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

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

賢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

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立洪薦繇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會

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宏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

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充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子孟

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管融先至

殺太守朱皓皓音壯力反獻帝春秋曰是歲孫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

謂絲曰竿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誅殺皓代領郡事入居郡

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

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

竿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

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

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

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

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

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

劉繇

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表氏

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
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
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
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旣往
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
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
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
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
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
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替處
味道不以爲戚與羣弟居常夜卧

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次女容美好孫權愛敬

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
郎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
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
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
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
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
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
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傳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
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
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
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
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
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
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
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
爲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

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
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荅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
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旣與出城因遁還郡章州家聞之
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
其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
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
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
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

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躬勤過於故舊今爲
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
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
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
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
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
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
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
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
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

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
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
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
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
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
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
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
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

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
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
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
所以存之備斂容荅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
融既得濟益竒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
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
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
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
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

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
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
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
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
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云入山中稱丹楊太
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
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
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
敗爲策所執策素聞

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荅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
 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
 集恐不合尊意策策長跪荅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
 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
 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
 常與參論諸軍事 日松之策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
 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
 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詣玄德皆有列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
 未得其人耳射鈞斬袪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
 也出教曰龍欲騰 翥先階尺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

中郎將後劉繇云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

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慈不

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

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

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呂節自棄作邪借

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

太史慈

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
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
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
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
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
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
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
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

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
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

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
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假路還

此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詳矣太史子
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
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云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
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
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揚僅芝自擅廬陵詠言被詔書為太
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

以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皆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弁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林分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

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二歎息曰丈夫生世當

帶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柰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傳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

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

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

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

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

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壹乃表壹領合浦太守

次弟徐聞令薊領九真太守薊音于鄙反見字林薊弟武領

南海太守壹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

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表

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

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

士壹

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
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閔輒玩習書傳
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
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
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
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
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
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
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軒子弟從兵騎當時貴
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
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

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捐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昌異侯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
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關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

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奩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璫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

寵賜以荅慰之變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
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
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
遣陳時代變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
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
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
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
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
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
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

有舊出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吐告喻禍福
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
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須等六人肉袒奉迎岱
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
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

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

能爾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
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令問長
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
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
氏之祚不
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斃皆

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瘖病卒無子妻寡

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列有古人之分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劉繇太史慈士變傳第四

吳書

國志四十九

妃嬪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孫破虜吳夫人傳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

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

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姓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表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

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
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
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
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
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
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潛
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
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楊太守漢
遣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
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

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迂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

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處釋騰夫人智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

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

則吳右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子奮授兵

為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子安嗣安

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開平辭訟事

封都

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襲漢尚書郎

徐令張子承撰後漢書稱張幼以仁孝為行明遠有令才權張弟自復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官

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

氏欲令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

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

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

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傳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

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

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

謝夫人 徐夫人

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

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

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

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渾也琨具啟策策

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

復為丹楊守江表傳曰初表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在仕丹楊寬仁

得眾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眾乃復用景召琨還吳琨以督軍

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

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

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爲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爲
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
積十餘年權爲吳王及即尊號登爲太子羣臣
請立夫人爲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
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
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傳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騰同族
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爲孫策所破皆東
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

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

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

為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

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
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

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

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

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

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

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

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
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
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
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
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
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傳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廬九

夫人以選

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
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

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傳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爲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劭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傳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爲吏坐法死
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
幸有娠夢有似龍頭授己者已以蔽膝受之遂
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爲太子請出嫁夫人
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爲皇后性險妬容
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
者袁術女也有
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
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
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
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昏卧共縊殺之託言中
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

王夫人 潘夫人

亮即位以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傳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大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煒全儀
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
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
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

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為休妻其

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

琅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
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

全夫人 朱夫人

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
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
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
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
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
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楨所白亮殺熊楨楨
妻曰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
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
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
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

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又時二人俱一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縵絲履從石子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住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傳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官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爲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

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

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何

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

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

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

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

父死立者何氏子云

紅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荅曰賊以殺

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荅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

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

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

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美熙信諷言舉兵欲還株陵誅都都叔父植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諷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傳

孫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踈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既封為程侯婢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

何嬭 滕夫人

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
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
路憂死長秋官僚備貞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
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紋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

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
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子數而採擇無
已
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
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
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

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嬪妃傳第五

吳書

國志五十

宗室傳第七

吳書

國志

孫靜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

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羅以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龍襄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

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

遂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

高第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表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 表拜

曰表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

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高瑜皎奐謙高二子綽超

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緄

孫瑜傳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太守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

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
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
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
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耀曼紘
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傳

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
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爲精銳遷都護征
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
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爲奉邑自置長吏

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
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
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
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
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
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
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
雖公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
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
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違

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
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
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
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
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
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
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爲每與吾
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
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

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
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
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
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
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
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
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
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
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
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

錄其功封子胤爲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
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
林督儀無難督咨爲滕胤所殺儀爲孫峻所害

孫奐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旣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
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
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
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
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
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

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與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

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

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

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汧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
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
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或言宜重
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
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
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
人付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
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
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
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奕亦愛樂儒生復命部

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

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
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負後襲業爲
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
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
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
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龍臺壹異至
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
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
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
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傳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
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爲郡督郵
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
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
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
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
轉丹楊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
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

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

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

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表術以吳景守廣陵

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今賁為將軍領兵在

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

棄守歸賁困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

陽父孺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

功拜郎中後為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

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

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

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拒僮芝咽喉而

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

孫賁

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

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領

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

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

討平叛賊政績脩理召還武昌爲繞帳督時太

常潘濬掌荆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

濬嘗失燮欲致之於法論者多爲有言濬猶不

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

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

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荅

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

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表術時邵為阜陵長亦見江

表

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

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

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荆州事震無難督諧城門校尉散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

賈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囹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囹驕矜僭侈天

天下失望望惠獻言於囹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囹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

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

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軌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

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勉以勤王匡出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閭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

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孫賈

年四十七卒惠
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傳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
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
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

等

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

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即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龍襲擊孤斫孤馬鞞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

龍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
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

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

幽繫之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

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徒

輔置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傳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

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略曰翊名嚴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嚴而策呼權

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

十後年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

為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

孫輔 孫翊

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谷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孫面責
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
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
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黃龍三年卒蜀

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
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
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次只述故
云

孫匡傳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

年二十餘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
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烧槍茅芒以乏軍用

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
臣松之案
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

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子

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捉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于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愆愆愆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

孫明 孫匡

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
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傳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

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

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

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

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

破拜威冠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

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
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
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
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

公取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譏平坡柄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擢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媽覽戴真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負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負以不能全權令使姦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踈遠

孫初節

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
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揚應之

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負

吳歷曰媯覽戴負親近邊

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王出征遂其計時諸縣
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
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
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爾時有酒色空手
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
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負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負
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
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
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
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
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荅言受府君恩遇
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敢啟夫
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
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

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僕
僮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
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
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
外殺負夫人乃還纓經奉覽負首以祭明墓舉軍震駭以為神
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首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
帛殊其

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

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
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棄城傳
檄備警言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
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
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
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

稱尊號爲鎮北將軍詔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

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
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
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
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
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
為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臺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

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聞知名過也

孫桓傳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

議容端正哭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
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

牛馬器械甚眾

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

備備軍眾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勦

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堯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

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

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

丹徒侯下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

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

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弟

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

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

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

大都督請丞為司

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宗室傳第六

吳書

國志五十一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昭傳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
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
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

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

時汝南主簿應劭議

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

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眾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比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來何觀

刺史陶謙舉

言聲一放猶拾藩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

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

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

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書曰策

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禮昭每得此

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

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

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

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

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

吳歷曰策

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上表漢室下移屬

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

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

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

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

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授任

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列衣擅命者衆孫策益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墮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爲謀護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

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

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鞞昭變色而前曰將

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

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

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

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

閒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
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
笑而不荅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
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
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
拳侯

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
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

權於武昌臨釣臺飲

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
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
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

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
 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
 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
 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
 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
 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

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舉劬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
 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譽其直
 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
 等議為非也 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
 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蓬塗炭方始自策及
 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

張昭

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異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

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

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
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
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
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
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
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
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
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
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
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

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
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
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
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
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
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
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
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
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
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

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父昭諸子共扶昭起權

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

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恃哉昭容

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

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

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曩

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正平正平黃之言始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籍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

而乃播殖
於會稽

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龍襲爵昭弟子

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
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哥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
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
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
騭嚴畷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
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
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
人承為人壯毅忠謹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

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

豫章太守

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

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又諸葛恪年少時眾

人竒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

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

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

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

而勸焉遂為婚

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耳

生女

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脩敬於承執子壻之

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

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吳書曰休

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

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

休上疏諫戒權太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

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

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

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

書令孫弘佞偽險詖休素所忿

吳錄云弘會稽人也

弘因是

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傳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吳錄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蔡伯喈

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

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

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

之所歎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

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

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

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

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

顧雍

焉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
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
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
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爲太常
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
閒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
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
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
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

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

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

江表

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 久之呂壹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部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摧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

顧雍

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
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
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言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

法何至於此

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
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

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
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
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
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
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
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徐衆評曰雍不
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
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
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藩濬欲因會同手劔之以除國患疾
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
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

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雍歌子皙割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

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

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

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日見

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

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

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

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

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

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顧雍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數少游學有脣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辭召署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闕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數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盤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東將軍雍族人弟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榻令妻還其貞絮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麗帟整衣服更設几筵寄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

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衆尚書僕射

顧邵傳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

名而陸遜張軫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軫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軫

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二卒卜靜終於刺令

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

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

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

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

顧雍 邵

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
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誥出於役伍陽羨
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
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
結經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
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
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
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誥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

守禮零陵太守

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
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

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
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

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
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
守
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
子譚承云

顧譚傳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

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

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以雄奇蓋眾而譚以情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

悉在

譚下 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

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輟食稱

善以為過於徐詳雅性高亮不脩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持見召請

每省簿

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
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
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
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
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
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
此則骨內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
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
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
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

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
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燕之戒
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
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朝與譚有隙時長公主
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朝賓客寄素傾邪譚所
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
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
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
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旣住乃進擊
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

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

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

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詎增張休

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讒言其興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交州幽

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顧承傳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

西 部 都 尉 與 諸 葛 恪 等 共 平 山 越 別 得 精 兵 八
千 人 還 屯 軍 章 阮 拜 昭 義 中 郎 將 入 爲 侍 中 苟
陂 之 役 拜 奮 威 將 軍 出 領 京 下 督 數 年 與 兄 譚
張 休 等 俱 徙 交 州 年 三 十 七 卒

諸葛瑾傳

諸 葛 瑾 字 子 瑜 琅 邪 陽 都 人 也

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

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爲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曹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爲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爲權長

顧承

諸葛瑾

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以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劾模罪至不測羣下多

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
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躬模等遭本州傾
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
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荅萬一
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矣臣謝過不暇誠不
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後從討
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
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
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

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
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
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

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

數易於反掌

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臣主

定霸功未可必更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前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旂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駢哉載之於篇寔為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

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

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此語頗流聞

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生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

安假節封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

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勳亦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

以全師保境為功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躬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躬重雖有祁老之

諸葛瑾

救德無羊舌解釋難異也瑾爲人有容貌思度
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
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
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
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
爲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
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
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不猶丕不如操也其
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
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

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
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
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
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
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
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
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
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
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
起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

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父乎所以知其然者自

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

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

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

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為魏明帝而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

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

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

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

因事以荅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

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

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
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
才略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敗
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赤烏四年年六十
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

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

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

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
請後拜騎都尉亦為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
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
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秋

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擲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

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
無采飾而融錦蜀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
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
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
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
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

曰白鬣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
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剖金印龜服之而死

江表傳曰先是公
安有靈龜鳴童謠

步騭傳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吳書曰晉有大夫揚食
菜於步後有步叔与七

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
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

世亂避難江東單

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吳書曰驚博研道藝靡非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會

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

人客放縱驚

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

征羌征羌方在內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驚止

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

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

設席致地坐驚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驚辭色自

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

驚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驚極飯致飽乃辭

出旌怒鷹曰何能忍此鷹曰吾等貧賤是以主

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

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力鷹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鷹以疾免与琅邪

諸葛瑾彭城嚴峻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

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鷹為右中從事李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鄴

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

吏于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

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

違鷹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

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

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爨相聞求
欲內附騫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
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騫騫將交
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
動權逆命騫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
相驚擾處處阻兵騫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
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
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異州牧是歲
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異州在蜀分解
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騫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驚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

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

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

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
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
載車齊國旣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
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
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
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
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
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
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
曰伏聞諸典校摭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

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
使民跼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
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
恭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
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
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
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
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
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
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

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潛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

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納然時采其言多蒙

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楷等說此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

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
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
爲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
江與開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赤烏九年代陸

遜爲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
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
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
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
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
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
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
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

洛陽爲任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
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
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
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
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
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抗陷城斬闡
等步氏泯滅惟璿紹祀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
及嚴畷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
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常患
四者而已急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

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
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
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
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
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
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
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
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
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
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

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樂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

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
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又
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
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
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
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
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
道之欲事無充誦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
氣蹇蹇罔不性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
至雖䟽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

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
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
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
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
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
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
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蹇言方直動不
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
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

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曷故能究極榮
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
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
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者忠貞之節休承脩志
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顧諸葛步傳卷第七

吳書 國志五十二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張紘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都

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

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還本郡舉茂才公府

辟皆不就

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大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

避難江東

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

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

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取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從討丹楊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

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

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

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

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才

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為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

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曹公聞策薨

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

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

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

輔權內附出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大夫人

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

張紘

交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
漢室之勲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美既
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闕也乃遣絃之部
或以絃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
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為策融所殺絃甚傷憤而
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
求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
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
職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
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
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
難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絃厚自挹損不敢蒙
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
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

後權以絃為長史

從征合肥

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開
其一面以疑眾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

并命勳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
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

權率

吳志八
輕騎將往突敵絃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絃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絃建

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

江表傳曰絃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

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

今處所具有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

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

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

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關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

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

留戩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

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

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

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

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

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

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

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

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

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

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

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

張紘

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著詩賦

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柎榴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

作也後絃見陳琳作武庫賦應幾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

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

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玄官至南

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絃

玄子尚

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

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

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

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

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氏環

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秃鷲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傳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

張慈 嚴峻

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
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
將軍魯肅卒權以皎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
衆人咸為皎喜皎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
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

林志

曰權又試皎
騎上馬墮鞍

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

王及稱尊號皎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
深善之不畜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
廣陵劉穎與皎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
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

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
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
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
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
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
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玄相反覆
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傳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後逮事鄭玄後避亂
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

嚴峻 程秉

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黃武四年權爲太子登嬀周瑜女秉守太常迎
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
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
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
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
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
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
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

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
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
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疾
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闕澤傳

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
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
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
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爲驃騎將
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爲尚書嘉禾中
爲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
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

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爲制行出入及
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
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性謙恭篤慎宮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
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
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喻以明治
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
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
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
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

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

皆此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揚雄又曰闕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

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不此其數也文帝

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

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

里先輩丹楊唐固亦脩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

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

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

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傳

闕澤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

吳錄曰其先齊孟常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

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

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

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

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

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

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

臣松之見諸書

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

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

於是眾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

類也

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陛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朝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

恪曰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

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上疏

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

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

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

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

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

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
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
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趾任延
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
始知聘娶建立學教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
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
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冷九真
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
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

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
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
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
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竒
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
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
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
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
下車以供設不豐槌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
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

樂功曹番歌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歌猶迫疆萌
忿杖歌亡於郡內歌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
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
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瓌劉彥之徒
分作長吏侵虐百姓疆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
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
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
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
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
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

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所取相怨恨
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
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
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
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言之綏邊撫
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
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
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
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
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

者假以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
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羣惡日
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
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
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
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
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
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
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

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
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
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
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
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
術器械銖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
其方土寒埔穀稼不殖民習鞞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
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
一也加又洪流滉漾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

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
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
鬱霧宜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
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
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
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
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
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
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
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

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
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
乙未權勅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
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
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
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
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某士
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為
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及
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
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

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爲安也突波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珣弟瑩字道言

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絲絲頗涉臺觀暨巨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

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并機樞枯瘁
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
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
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
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
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
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
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
珥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
斯陋實闇實微旣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

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
是貴追悼亡臣異存遺類如何愚肖曾無髣髴
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
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
生誓投身雖則灰墮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
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
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
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
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

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
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
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
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
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
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
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旣博
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吏雖多
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之

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
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頃
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
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
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
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
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
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
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
馬油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

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

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興勢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

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王隱晉書曰瑩子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

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祚累遷丹楊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

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

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

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吳書 國志五十三

薛綜